

本报记者 朱军备

一幅元画 印证了一所书院

宁波扬帆美术馆馆长鲁海波近年热衷于宋元绘画的研究，常去图书馆查阅名家画集。有一次，他从《元画全集》中看到一幅《四明桃源图》。去年7月，他遇到桃源书院执行院长胡茂伟，就将自己的“发现”告诉了胡先生。胡茂伟和桃源书院的投资人翁国伟先生得知这一信息，如获至宝。三人相约来到宁波市图书馆。据《元画全集》所示，《四明桃源图》真迹现藏于上海博物馆，他们遂专程前往上海，看到收藏完好的《四明桃源图》真迹，三人欣喜不已。

《四明桃源图》为设色、纸本，由主体画作和其后题跋构成，画面主景山石以石青、石绿等颜料渲染而成，属于青绿山水画。尺幅纵23.2厘米，横101.7厘米，跋文长度达到10米，有宋濂、东川闲客、胡隆成、曾秉正、胡杰、程惠、郑谦、蔡玄、曾士勤、崔植、蒋子杰、卢熊、刘素、高秦仲、曹誉、张敬、吴湖帆共17人题跋，除吴湖帆（1894—1968）外，均为明儒。

细观画面，主景为四明山脉，约占画面一半，山峦起伏，林木葱茏。桃源书院位于画面中间，在山脚下的山石林木之间，有左右两处院舍，左侧院舍庭前站着五人，似在谈论什么；右侧有四栋院舍，屋前有人在走动。更远处有一农夫，两叶小舟，舟上各有一船夫、一乘客，他们貌似正摆渡前来求学的书生。淡绿的山色中，有鲜艳的桃花点缀，印证了桃源书院周边当年遍植桃花的说法。

据胡茂伟推测，占了画面三分之一的水域，可能是著名的广德湖。历史上该湖面积相当于两个东钱湖或八个杭州西湖。可惜正和七年（公元1117年）楼异任明州知州后不久，废湖为田。“《四明桃源图》犹如一张700年前的老照片，全景式展示了古代桃源乡的自然风光，把浙东文化持续繁荣千年的源头再现于世，其意义不亚于《富春山居图》。”胡茂伟感慨道。

而在鲁海波看来，《四明桃源图》作为一幅人文山水画，其更多的还体现在历史价值上，“它让记载在典籍里的桃源书院有了色彩和温度。”

桃源书院，始建于北宋，由“庆历五先生”之一的王说将其家的“酌古堂”改建而成。宋神宗御书“桃源书院”匾额后，书院名声大振，两宋时桃源书院与湖南岳麓书院齐名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这所浙东办学历史最久、规模最大、影响最广的书院至元代荒废，明初移建他处。元至正年间，乡儒张文海请官方重建之。明嘉靖年间，因“邻火延燎，遗址遂泯”。此后，近500年来桃源书院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。

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傅璇琮先生，是宁波人，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。他在《桃源山志》等史料中惊喜地读到了有关桃源书院的记载：两宋时期鄞县共有书院14家，桃源书院为其中佼佼者，风头盖过了官办的县学，受业的早期学生有一百余人。

为了搞清书院遗址，八旬高龄的傅璇琮先生多次来到宁波考察。2009年，他爬上横街林村一带的山冈，寻找蛛丝马迹。最终，傅先生确认林村一处山脚下就是北宋桃源书院的遗址所在。院舍虽已不在，但墙脚尚存，周边长满了竹子。

在《四明桃源图》学术研讨会上，上海博物馆古籍部主任凌利中先生说，元画存世量很少，画四明山的只有三幅，即顾闳的《丹山纪行图》、王蒙的《丹山瀛海图》和《太白山图》，现在发现的《四明桃源图》是第四幅。

关于此画作者，一种观点认为是位列“吴兴八俊”之首的钱选。“他的山水画以青绿设色见长，这种源于董源的变体山水，开启了元代水墨画的先声。”（陈文琛《元代绘画十讲》）

甬上书画收藏鉴定家黄柏林则

宁波拥有7000年河姆渡遗址、450多年天一阁藏书楼，鲜为人知的是，宁波乃至浙东的脉络还藏着一座消失已近500年的宋代书院。

去年，一幅700多年前的元代古画《四明桃源图》重新回到公众视线，有关专家认为，图中所画的正是消失已近500年、位于海曙区横街镇林村的“桃源书院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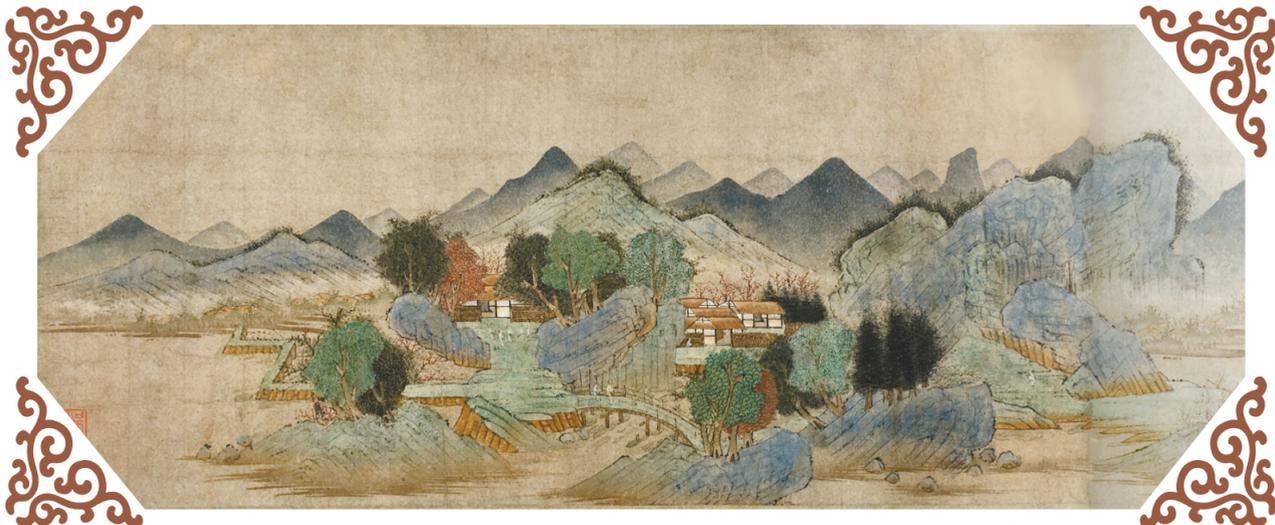
前不久，在横街镇重建的桃源书院里，举行了《桃源书院》一书首发式暨《四明桃源图》发现新闻发布会、元画《四明桃源图》学术研讨会。

《四明桃源图》呈现的是否就是当年桃源书院的模样？历史上哪些著名人物得到过桃源书院的滋养？桃源书院与浙东学派有着怎样的渊源关系？一连串问题引起专家、学者的浓厚兴趣。

拨开笼罩在这幅古画上的重重迷雾，将透露出许多宁波历史文化的重要信息。

《四明桃源图》与桃源书院

旧影新证



《四明桃源图》(局部) (海客 摄)

认为，此画可能是钱选学生的仿作。“毫无疑问，这是一幅元代作品，但是否钱选作品，尚不能定论。”

宁波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鲁峰，对《四明桃源图》的艺术技巧给予了肯定，“整个画面让人感觉非常轻松，淡淡的线条，散漫的气息，树的处理有立体感，小舟上人物表情传神。此画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。”

研讨会上，有专家认为《四明桃源图》是对桃源书院真实的历史写生，但也有专家认为，《四明桃源图》是追忆式的写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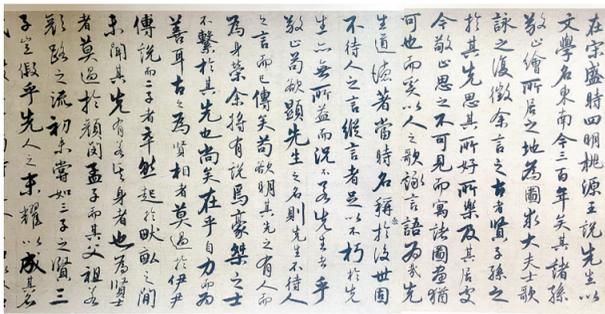
今年1月中旬，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在看到《四明桃源图》及跋文后说，“不必多讲了，古人已有俯仰高风千古无的评价，我们不要再有怀疑，宁波就此画和这17篇跋文就可开一个学术研讨会了，应大书特书。”

一所书院 改变了一座城市

今天的海曙区横街镇林村，旧名桃源，是旧时桃源乡所在地。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副书记黄文杰在《从桃源书院到天一阁》一文中指出，桃源王氏家族的崛起，与宁波文教兴起密切相关。“庆历五先生，王氏居其二。”杨适、杜醇、王致、王说、楼郁等人以文教播化自励，以“庆历五先生”的群体文化自觉形象，走上历史舞台。

宁波大学教授李亮伟认为，“到北宋，醇儒王致、王说叔侄诞生。王致教授乡里四十五年，丰稷、周师厚、汪洙、袁毅、俞光、张邵、史简等百余人，皆其弟子。王说仲父王致相为师友，遂将自家所居之酌古堂改建为桃源书院，教授乡里三十余年。其间，杨适、杜醇等俱来讲学。”

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，宋神宗御书“桃源书院”四个大字，桃源书院成为甬上乃至浙东一带学子的重要修学之地。



《四明桃源图》题跋之一 (海客 摄)



北宋桃源书院遗址 (桃源书院 供图)



著名作家王蒙参加桃源书院活动 (桃源书院 供图)

受教于桃源书院的丰稷，为北宋著名大臣、文学家。他“天性嗜学，逮而不衰”，开启了家族游艺、治学、藏书于一体的风尚。至明代丰坊“万卷楼”在月湖西落成，丰氏家族历时十七代，聚书最多时达五万卷。丰坊晚年时，万卷楼藏书被窃取过半，后又遭遇火灾，损失惨重。无奈之下，他将万卷楼及藏书之书尽售好友范钦。于是，从宋初丰稷的藏书到明代丰坊“万卷楼”，再继之以范钦的天一阁，宁波的书香不再断绝。甚至有学者赞叹：“没有桃源书院，就没有天一阁！”

宁波大学张如安教授认为，北宋以前的宁波在文化上似乎没有太多令人称道的地方，教育落后，文化不兴。仅以唐五代诗人为例，宁波籍诗人数量为全省倒数第三。由于读书人少，能考中进士的更是凤毛麟角。令人惊奇的变化出现于北宋。宋仁宗时期朝廷重视教育，民间儒学之士自觉创办书院，县令王安石创办县学，自此浙东大地人才崛起，群星璀璨，屡展辉煌。

“五先生以桃源书院为基地，聚徒讲学，传播儒家经典。这些学者、教育家组成了当时堪称全国一流的师资队伍，着力培养人才，在宁波播下了文化的种子，为浙东文化日后的繁荣打下了基础。”胡茂伟如是说。

师生相授、兄弟互学、父子承传，书院开启了传播知识的大门，激发了学者求知的热情。

“庆历五先生”弟子中较有名的就有神童汪洙、朝散郎周师厚、袁燮的上祖袁毅、龙图阁大学士舒宣、史浩的上祖史简、吏部尚书丰稷、资政殿大学士楼钥等饱学之士。

书院播下的文化种子生生不息。到南宋，“满朝朱紫贵，尽是四明人”，出现了“淳熙四先生”杨简、袁燮、舒璘、沈焕四位学者，开创了四明学派。其中杨简先生根据王安石的心学理论，给予传承深化，直至王阳明先生发扬光大。

此外，还有爱国词人张孝祥、《织耕图》作者楼天寿、书法巨擘张即之、南宋著名词人吴文英、南宋大儒王应麟、三代为相的史浩家

族、二次入朝的郑清之、博学多才的姚燮、酷爱读书藏书的徐时栋等等；到清代，浙东大地可谓人才辈出。据史料记载，自唐至清中进士者2432人，其中出了12个状元。在南宋和明代，宁波成为全国进士最多的府。

近现代，宁波人也是尽显才华，独领风骚。出现了“教授村”“北大五马”“科技之家”等等。甬籍两院院士，为全国之最。

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指出，“宁波何以会有天一阁这类藏书楼，检索似乎并不复杂。因为浙东这块土地上，读书人多，藏书家、藏书楼自然就多。这里的读书人多，最终溯源于——桃源书院。”

“桃源书院是浙东文化的发祥地，曾是浙东文化的摇篮，也是大家云集的殿堂。”这是傅璇琮先生的定论。

宁波市政协原主席、甬上文史名家徐季子先生说：“浙东文化源远流长，桃源书院作为其重要一脉，历史影响深远。”

一座城市 需接续一股文脉

傅璇琮先生考察北宋桃源书院旧址后指出，这所学府培养了许多历史文化名人，对宁波文化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，他建议政府部门重新恢复这座千年学府。

傅老的奔波、呼吁，打动了宁波天马集团董事长翁国伟的心。2013年8月12日，翁国伟出资两千多万元，在横街镇附近“四明山居”内建成了今天的桃源书院。

沿山坡蜿蜒上行，就是新建的桃源书院，四合院落，青砖黛瓦，仿宋神宗御书“桃源书院”四个大字镌刻在书院大门外的石碑上；院内回廊曲折，殿堂敞亮，廊柱、门楣上是名家题赠的对联、匾额，让人仿佛回到了古代的书院。

从硬件设施来看，重建的桃源书院比宋代的“酌古堂”更为豪华气派，俨然成为四明东麓的一处人文胜景。为重建书院，翁国伟先生倾己所有，并将自己的房产作了抵押。

书院是中国士人围绕书开展的包括藏书、读书、讲书、校书、著书、刻书等各种活动，进行文化积累、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。复兴书院，非一人之力可为。宁波市书法家协会原主席胡茂伟担任“执行院长”，整整五年多时间，胡茂伟奔波在横街与市区之间，规划书院课程、邀请名家讲学，不拿一分工资；天一阁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副主席龚烈涛为书院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，查阅资料，编印书籍，贡献智慧；书画收藏家史美章先生送来许多珍贵图书；听说办书院资金不足，梁桥米业董事长竺锡平先生捐赠了20万元……

横街镇党委书记陈晓虎说，书院重建后，承载讲学、藏书、典籍研究等文化功能，开展了一系列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活动，定期邀请国内顶级国学大师到桃源书院传学演讲。横街镇因千年桃源平添了一份文化厚重感。

重建后的桃源书院向社会开放，半公益的系列国学班常态化举办，以传统文化课堂续写书香文脉。已开设的有青少年和成人国学班，琴、棋、书、画常规班。

去年，桃源书院组织力量编撰了《桃源书院》一书。全书收录有关文章30篇计30万字。该书以专家视角，对桃源书院的来历、沿革、教育成就以及对天一阁和浙东文化的影响等，作了全方位的阐述。

文化是城市的灵魂。城市的文化发展需要接续文脉。找到了浙东文脉所在，如何将其保护好并发扬光大？有学者提出，宁波“书藏古今，港通天下”的宣传口号前面是否还能加上“学在桃源”？有识之士担忧，桃源书院的旧址目前仍然埋在荒草丛中，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。

专家们指出，桃源书院虽由企业家个人筹资重建了，但发扬光大“千年学府”仅凭一家企业是远远不够的。如何让千年书院重放异彩，迫切需要更高层次的谋划和决策，需要地方政府、各级文化部门的重视和扶持。